

经典文本的阅读偏好与阅读行为研究： 以图情档类本科生为例*

■ 曾文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目的/意义]针对大学生不容乐观的经典阅读现状，调研图情档类本科生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偏好与阅读行为，为高校开展经典阅读教学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批判性阅读与写作”课程学生的经典阅读基本情况、阅读偏好、阅读行为与习惯及其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的认同度，并结合学生的课程作业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结论]图情档类学生内心更钟爱纸质阅读，但在现实中却又沉迷数字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喜欢做标记，对翻译和写作等更深层次的阅读行为有畏难情绪；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的认同度不高。加强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教学方法包括强制性阅读、阶梯式阅读和写作。

关键词：经典阅读 阅读偏好 阅读行为 图情教育

分类号：G252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20.22.012

经典阅读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文化认同的形成，思维锻炼、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的培养等多方面密切相关^[1]，专业经典文本更是学生系统了解本专业的窗口、深入专业某一领域的路标以及形成专业认同的助推剂。在针对大学生的阅读教育和阅读推广中，经典阅读则是最为重要的部分。2003 年，《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经常阅读本专业经典和人文社会科学（简称“人文社科”）典籍的学生不足三成^[2]。随着通识教育的兴起和重视经典的回归，高校纷纷开设经典导读课引导学生重回经典^[3-4]。但就现状来看，大学生经典阅读情况并未显著改善。根据《2019 新时代上海大学生经典阅读指数报告》，一方面，大学生阅读范围不广、缺乏专业的阅读指导、综合阅读能力偏弱^[5]；另一方面，高校在经典阅读教育和引导中的作用有待提升^[6]。

数字化与网络化的阅读革命下，原有的阅读行为与习惯正发生深刻改变，在阅读载体选择上，电子屏幕“打败”印刷出版物^[7]；在阅读方式上，“沉浸式”阅读转向“浏览式”阅读^[8]，然而，面对佶屈聱牙的鸿篇巨制，这些转变似乎遇到了阻力，当阅读内容艰深晦涩、

需要思考和记录时，纸质文献和深入阅读仍更受青睐^[9]，这表明，在经典文本阅读方面，学生们似乎展现出了与流行阅读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图书馆是阅读推广的核心阵地，图情档类（以下简称“图情”）学生作为未来阅读推广的主力军，其经典阅读状况尤其值得关注，在大学生经典阅读形势多年以来不容乐观和数字阅读风暴席卷社会的环境下，图情档类学生对经典文献的阅读持怎样的态度，有哪些偏好与习惯？本研究以图情档类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阅读行为与习惯、对本专业经典的态度等方面对学生经典阅读现状进行揭示与分析，并结合实际教学情况提出策略建议。

1 研究综述

当前对阅读偏好与阅读行为的研究都离不开数字化阅读这一大背景，在一系列相关研究中，阅读载体偏好是最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而在数十年来的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学术阅读载体国际研究”（The Academic Reading Format International Study, ARFIS）计划，这是一项全球性的大学生学术阅读载体偏好研究项目，2018 年 5 月，ARFIS 研究团队发布的调

* 本文系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类项目“面向数字学术范式的经典阅读与写作训练：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为中心”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曾文（ORCID:0000-0002-3160-8313），博士研究生，E-mail:zengw3@mail2.sysu.edu.cn。

收稿日期：2020-06-07 修回日期：2020-07-23 本文起止页码：118-125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研结果显示,其样本覆盖 21 个国家和地区^[10],英国^[11]、冰岛^[12]、克罗地亚^[13]、中国^[14]等也曾参与该项目并借此机会开展相关研究。日本针对 18-69 岁读者也开展了阅读载体偏好调查^[15]。除此之外,研究者还考察数字时代大学生在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时间等方面的变迁和变化,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数字阅读浪潮已至,但大部分读者仍然更倾向于阅读纸质文献。日常生活中,一次性阅读、选择性阅读和跳跃式阅读频率更高,而当要进行深入阅读时,纸质媒体仍旧是更好的选择^[9,16-17]。与此同时,互联网阅读利用^[18]与交流行为^[19]、学生在学术阅读中产生的信息回避行为^[20]等也受到关注。

大学生经典阅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研究者通过调查大学生阅读经典文本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阅读目的等内容分析现状及问题,探讨应对策略^[21-22]。当前大学生对经典阅读多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他们虽然认可经典阅读的价值,但由于学业负担过重、缺少氛围和指导等原因导致阅读量少、碎片、浅薄^[23],改善此种局面最重要的两大路径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和高校教育教学^[24]。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多集中于阅读推广路径和策略讨论,常见的方法是通过举办各类活动推广经典阅读^[25],而通过协助开设经典阅读教育课程、协助学生完成经典阅读等嵌入经典教育体系的方式进行阅读推广也已成为一种路径^[26-27]。在高校经典教育研究方面,有学者介绍利用文献检索课推动经典阅读的案例^[28],但更多关于经典教育的讨论还是在通识教育的框架之下^[29]。总体而言,深入关注大学生经典文本阅读行为与偏好的研究并不多见,更未发现有研究考察学生在具体阅读时的动作习惯,而要进行经典阅读推广和教育,掌握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习惯是基础和前提。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 2019 年秋季学期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批判性阅读与写作训练”课程学生,该课程引导学生阅读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学、情报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并进行写作训练,因此,接受调查的学生必定已经接触过一定数量经典文本。此外,选修该课程的多为一年级本科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关怀与研究视域尚未形成完全的认识,此次调查可看作为进一步开展专业教育、引导经典阅读进行的一次摸底考察。

调查内容分为基础信息、基本阅读情况、阅读行为与习惯和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的认同度 4 部分。基础信息即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基本阅读情况旨在了解学生花在经典文本阅读上面的时间、经典文本阅读载体、阅读方式偏好以及具体读物等信息;阅读行为与习惯聚焦学生在完成经典文本阅读这一动作时所产生的各种行为的频率,这些行为包括做标记、写笔记等;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认同度的专门调查基于“批判性阅读与写作训练”课程引导学生大量阅读专业经典这一事实前提,以及阅读图情档类经典文本是图情档类学生专业成长的自觉这一认知,从阅读量、阅读意愿、著作水平 3 方面将图情档类经典与其他人文社科经典做对比,感知学生的态度。问卷为半开放式,通过选择题和填空题了解基础信息和基本阅读情况,阅读行为与习惯、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的认同度则以李克特 5 级量表题为核心,再辅以其他少量提问进一步了解学生的阅读困惑、感想等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调查中,学生阅读的经典文本既包括课程教学中教师的推荐书目,也包括课外时间自行选择的经典读物。

作为该门课的助教,笔者在学期结束后通过网络形式发放问卷,最终共回收有效问卷 60 份。在所有有效问卷中,男性样本占比 23.33%,女性样本占比 76.67%。在结果分析中,以问卷客观题题干为分析框架,对客观题做定量统计分析,将问卷主观问答题结合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拆解归入题干之下,并进行定性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基本阅读情况

3.1.1 阅读时长

由表 1 可知,近四成学生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不会主动阅读经典文本,这在所有选项中占比最高,超过半数学生每周阅读时间在 4 小时以内,能够保持平均每天阅读半小时以上的学生不足 30%。一位学生表示,“遇到感兴趣的著作会去读,每周时间不一致,一个月一般读 2-3 本”。这一数据与上海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指数调查结果“大部分学生每周阅读时间在两小时以下”^[30]接近。

表 1 每周阅读时长

时长	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基本不读	2 个小时以内	3-4 个小时	5-6 个小时	6 个小时以上	其他
比例 (%)	38.33	33.33	21.67	3.33	1.67	1.67

3.1.2 阅读载体倾向

在阅读载体倾向方面,从表 2 中可以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多数学生更加倾向于纸质阅读,倾向数字阅读的学生占比不足 15%,还有 1.67% 的学生依阅读场景而定。这与前文提到的大学生学术阅读载体偏好研究的结果相符,但学生的实际行为却与其倾向相去甚远。根据上海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指数调查结果,上海大学在经典阅读载体选择方面纸质阅读人数仅略高于数字阅读^[30],在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中,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9.3%,较 2018 年上升了 3.1 个百分点,纸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减少,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降^[31]。综合来看,新载体的出现在增加学生“指划屏幕”乐趣的同时也平添了他们内心的矛盾。

表 2 阅读载体倾向

载体倾向	如果条件允许, 倾向于数字阅读	如果条件允许, 倾向于纸质阅读	其他
比例(%)	13.33	85.00	1.67

3.1.3 阅读方式倾向

本题为不定项选择题,由表 3 可知,喜欢粗读全书的学生占比最高(48.33%),倾向于细读全书的学生不足半数。经典本需要沉潜、深入、细致甚至反复的阅读,如今因为数字阅读、完成学习任务或致用等原因,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一点从选择阅读感兴趣章节和检索特定需要内容的学生比例分别达四成和三成也可看出。还有 3.33% 的学生选择了“其他”选项,详细说明了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阅读方式选择,“作为课外阅读自己选择的话会细读全文,如果是为了完成特定的作业就会只检索特定需要的内容”“对重要情节或我感兴趣的情节会更深入了解,其他部分粗读”。总体而言,无论精读还是泛读,读完全书是学生的基础需求,而依据需要和场景调整阅读方式也已逐渐成为学生的习惯。

表 3 阅读方式倾向

方式倾向	细读 全书	粗读 全书	以感兴趣的阅读 章节为主	以检索特定需要的 内容,完成任务 为主	其他
比例(%)	46.67	48.33	40.00	30.00	3.33

3.1.4 印象深刻的经典文本

由表 4 可见,有 10 本以上印象深刻经典文本的学生数量为 0,超过六成的学生印象深刻的经典文本在 5 本以内,剩下的学生中,没有印象深刻的经典文本的学生和数量在 6-10 本的学生各占一半,侧面反映出对

经典进行深阅读的学生并不多。而当面对“列出你印象最深刻的 3 部经典文本及原因”这一问题时,学生的答案包括《老子》《论语》《大学》这类国学经典,《红楼梦》《瓦尔登湖》等文学经典,《资本论》《国富论》《全球通史》《乡土中国》《乌合之众》等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典。课程曾要求学生自选经典书目阅读并讨论,学生的选择也大抵是这几类。除此之外,只有一位学生提到图情档类经典《中国图书馆史》。对印象深刻的原因表述有“感兴趣”“读得舒服、代入感强”“阅读的时间长”“读得仔细”“看得吃力”“写过读书报告”“课程要求学习”“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等。可以看出,学生较多关注其他人文社科的通识经典书籍,即使经过一学期的阅读训练,图情档类经典也还未能在其心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使学生留下深刻记忆的原因可归纳为兴趣吸引、精力付出、任务要求。

表 4 印象深刻的经典文本数量

数量	没有	5 本以内	6-10 本	11-15 本	15 本以上
比例(%)	18.33	63.33	18.33	0	0

3.2 阅读行为与习惯

图 1 和表 5 分别展示了学生在经典文本阅读过程中实施做标记、撰写书评/笔记、外文翻译、内容检索、与他人交流 5 类行为的频率和评分。数据显示,45% 的学生总是/经常在阅读过程中做标记(圈点、划线、批注等),做标记(圈点、划线、批注等)的频率高于其他行为,其评分在 5 项行为中也最高。相关内容检索也是学生频率较高的阅读行为之一,在数字阅读和互联网技术发达的当下,一边阅读一边检索已经十分普遍,并且也是加深和扩充学生对经典文本理解的途径之一。阅读交流、学术翻译、撰写书评/笔记都纳入了课程教学内容,但学生明显并不太习惯这些操作。在阅读时翻译外文的全文或核心段落以及撰写书评/笔记是学生阅读时发生频率最低的两种行为,超过半数的学生偶尔/从不在阅读时进行外文翻译和写书评,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种行为对于学生来说时间和精力成本较高、难度较大,部分学生就曾发出“英语翻译是最难的”“写作好难”这类感慨,并且存在“写作没有什么想法”“写出来很空泛”,不知道“写作时如何把握和细化”等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对学术交流、学术翻译和撰写书评/笔记等行为存在进一步学习的意愿,如两位学生提出增加课堂交流与讨论的建议,另有两位学生则希望在课堂上教授撰写笔记的具体方法与步骤,并且将阅读笔记纳入定期检查的平时作业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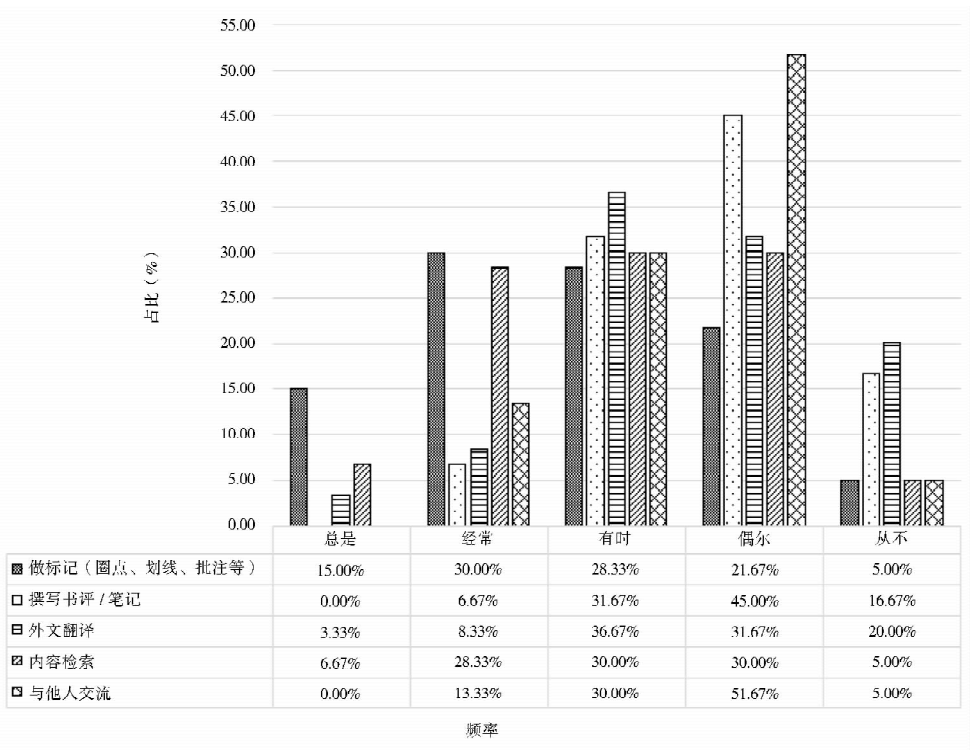


图 1 各类阅读行为与习惯频率

表 5 各类阅读行为与习惯评分

阅读行为	做标记(圈点、 划线、批注等)	内容 检索	与他人 交流	外文 翻译	撰写书评/ 笔记
评分	3.28	3.02	2.52	2.43	2.28

3.3 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的认同度

3.3.1 阅读量

表 6 显示,在专业课程的阅读要求之下,学生专业经典的阅读量仍旧比不上其他人文社科经典的阅读量,超过六成的学生阅读其他人文社科经典较多,这对于刚刚进入专业学习的本科生来说是正常现象,1.67%的学生专业经典阅读量大于其他人文社科经典,这与 3.1 小节中对学生印象深刻的经典文本分析结果相符。值得注意的是,33.33% 学生选择了“记不清,数量都很少”,表明学生对于经典阅读的态度较为随性,热情不高。

表 6 图情档类经典文本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文本阅读量对比

阅读量 对比	图情档类 经典占比大	其他人文 社科经典 占比大	记不清, 数量都很多	记不清,数量 都很少	其他
比例(%)	1.67	65.00	0.00	33.33	5.00

3.3.2 著作水平认同度

表 7 反映了学生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在人文社科经典文本中的水平认知。认为图情档类经典文本水平

在整体人文社科环境中较高和较低的人数分别占 31.67% 和 6.67%,从这个结果来看,超过三成的学生对专业经典的水平是认可的。但更多的学生的态度是“一般”,虽然没有表现出对专业经典水平的不满意,但也缺乏认同。在一项针对高校图书馆馆员的专业阅读调查中,66% 的馆员对图书馆学专业文献的看法也是“一般”^[32]。虽然学生和馆员对于专业文献的关注角度不同,但这也能体现出图情档类专业著作水平离读者满意还有一段距离。

表 7 图情档类经典文本在人文社科经典文本中的水平

水平	水平高	水平较高	一般	水平较低	水平低
比例(%)	1.67	30.00	61.67	6.67	0.00

3.3.3 阅读意愿

图 2 和表 8 反映了学生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与其他人文社科经典文本阅读意愿的对比。首先,在完成学业期间,学生对经典的阅读意愿较强。在完成学业后,学生对图情档类经典和其他人文社科经典的阅读意愿分别降低了 0.59 分和 0.28 分,愿意/比较愿意阅读的人数占比分别下降 23.33% 和 5.01%,不太愿意/不愿意的人数占比分别增加 8.33% 和 5%。其次,学生更愿意阅读其他人文社科经典。无论是完成学业期间还是完成学业后,图情档类经典的阅读意愿评分都比其他人文社科经典的阅读意愿评分要低,选择愿意/比较

愿意阅读其他人文社科经典的人数 (88.34%, 78.33%) 也多于选择愿意/比较愿意图情档类经典的人数 (83.33%, 60%)。由此可推测, 学生阅读经典的动机包括课业要求、谋求个人发展等, 这在专业经典阅

读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离开学校之后, 学生或许会更加缺乏阅读的动力, 因此, 高校肩负着培养学生经典阅读习惯的重要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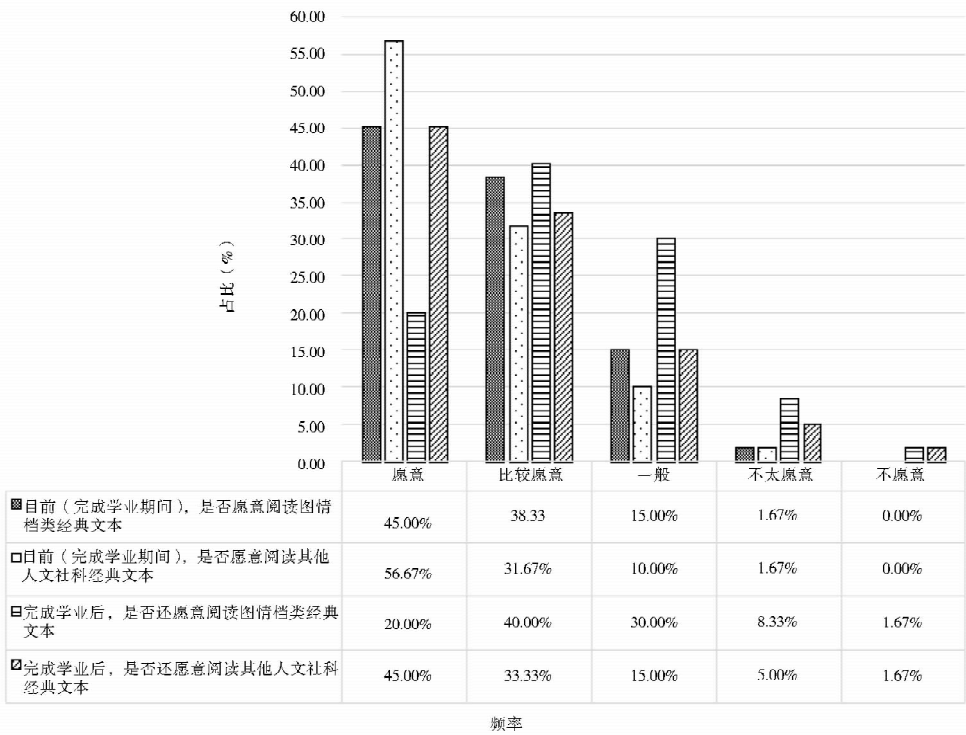


图 2 图情档类经典文本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文本阅读意愿

表 8 图情档类经典文本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文本阅读意愿评分

阅读意愿	评分
目前 (完成学业期间) 阅读其他人文社科经典的意愿	4.43
目前 (完成学业期间) 阅读图情档类经典的意愿	4.27
完成学业后, 阅读其他人文社科经典的意愿	4.15
完成学业后, 阅读图情档类经典的意愿	3.68

4 结论

通过分析, 可以发现图情档类本科生对经典文本存在不愿读、不会读、读不下去等情况, 而对于本专业的经典, 这种情绪外露得更为明显, 具体表现为以下 3 个方面。

4.1 处于偏好纸质与沉迷“读屏”的矛盾之中

如前所述, 多项阅读调查表明, 数字阅读占据了大学生主要阅读时间, 学生读屏多于读书, 但与其实际行为相去甚远的是学生在心理上对纸质阅读的压倒性偏好。经典阅读与学术阅读一样, 都比一般阅读更需要注意力和记忆效果, 在这两方面, 纸质阅读比数字阅读更有优势^[14], 这或许是学生在阅读经典时倾向纸质版

的一个原因, 此外, 可触摸的纸张也更容易与经典文本厚重的底蕴“捆绑”在一起, 而电子读物常常对应着浏览、跳跃式阅读等任务型阅读。但另一方面, 新媒体阅读“一屏万卷”的便利与快感让人难以抗拒, 学生一边滑动鼠标和手机屏幕, 一边内心责备自己远离了深阅读, 陷入了纸质阅读理想与数字阅读现实的矛盾中, 这样一来, 他们离需要静心阅读的经典自然就越来越远了。面对这样的现实, 无论人们再怎么诟病数字阅读消解经典的魅力和价值都于事无补, 利用数字手段为经典阅读服务势在必行。

4.2 喜欢做标记, 对翻译和写作有畏难情绪

注记是将课堂和书本知识吸收到个人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在阅读中做标记 (圈点、划线、批注等) 是学生最习惯也最乐意的经典阅读行为, 一方面, 做标记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思考, 不需要耗费太多的脑力, 并且可以“即想即注”, 十分增强阅读体验; 另一方面, 做标记这种“不费力气”的行为在阅读经典文本时却也是记下重点和加深理解的必需行为。翻译、撰写笔记/书评被看作是耗时耗力、较深层次的、难度较高的阅读

行为,翻译要求学生两种语言和文化有一定掌握,还可能涉及专业知识,做笔记需要系统组织,常常需要耗费和阅读同样甚至更多的时间,书评更是对学生把握阅读材料程度和写作能力的考验。尽管学生认可这类行为对经典阅读的价值,也想更进一步掌握这项技能,但仍然存在学术翻译、撰写笔记和书评的困惑,同时,还有不少学生对做笔记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提出“做笔记真的是必要吗?”“整理笔记很耗时”诸如此类的问题。从学生的翻译和书评作业来看,学生时而透露着“就事论事”和“只要完成任务”的态度,缺乏深究的精神。这表明学生在渴望通过进阶阅读行为加强阅读效果的同时也存在着畏难情绪。

4.3 对图情档类经典文本认同度不高

在学生图情档类和其他人文社科类经典文本的阅读量、水平认知和阅读意愿对比以及学生在完成学业前后对图情档类经典的阅读意愿对比结果中,图情档类经典的弱势清晰可见。比起图情档类的经典文本,学生们更乐意阅读其他人文社科通识经典;许多学生表露出毕业之后阅读意愿下降的想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刚刚进入大学的本科生或许还存在“为了学业而阅读”的心态;其次,学生接触本学科的时间短,认识范围窄、程度浅,随着将来专业基础的加强和阅历的提升,对图情档类经典的阅读态度有所转变也未可知;最后,缺乏阅读指导是导致学生对专业经典认同度不高的关键因素,比起通识经典,专业文本的阅读更需要指导。众多学生表示许多专业阅读内容晦涩难懂“没有基础知识不好理解”“真的看不懂,就算是看完别人的解释也还是不懂”,难以留下印象“记不住读过的文献”“时常读完就忘”,阅读过程缺乏批判思维“常轻易地赞同作者的观点”“读经典之后,很难跳出经典限制出来的圈子”,并且希望得到特别讲解,认为“可以专门针对一篇文献或一本书进行分析,深度解剖作者意图”,希望“加强著作推荐和专业延伸”“老师的讲解可以更细致一点”等。由此可知,学生自身的专业基础对其专业经典阅读态度会有一些的消极影响,除了丰富专业知识外,开设阅读指导课程并精选教师、精心策划教学内容和手段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专业认同也十分必要。

5 策略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和结论,图情档类学生经典文本的阅读状况与其他大学生经典阅读研究和调查基本相互印证,在阅读偏好引导和行为习惯养成方面亟需“领路

人”,结合“批判性阅读与写作”课程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教学策略。

5.1 由被动到主动:强制性阅读

大学生对经典的不愿读主要体现为不愿意主动去读,经历过中小学时期的过度窄阅读,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很容易出现“刚上大学很多同学不想读书”的情况,但这种不想读并不是对扩展知识的放弃,而是对未知的、更丰富、更专业知识的迷茫和惰性的体现。他们深知阅读经典的重要性,但更常体会不阅读或流行阅读的轻松和快感,也清楚知道阅读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可将阅读与成绩、学分甚至学位挂钩,采取强制性策略将经典文献纳入到学生的学习体系中。“批判性阅读与写作”课程明确要求学生:平时作业中阅读专业相关经典文献,通过邮件列表形式进行小组讨论,并在课堂汇报讨论成果,个人提交读书笔记;翻译专业经典文献的重要段落,对指定文献的中英文版本进行比较分析,给出小组认为最为理想的译文,并回答课堂提问;期末对专业经典文献进行阅读分析与阐发。课堂作业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将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翻译与交流由被动逐渐引导到主动的道路上,为以后的阅读和学习开了一个好头。比起怨天尤人和坐而论道,硬化的制度能够切实干预学生的阅读行为^[33],韩国江原大学毕业资格读书认证制度^[34]和许多高校推行阅读学分制^[35]也是这样一种促进学生阅读的阅读动力机制。

5.2 由易到难:阶梯式阅读

大学生经典阅读量少的一大原因是认为经典文本部头太大、晦涩难懂、枯燥无味、读不下去,因此希望在课程导读中增加一些趣味性,由此产生了经典被“稀释”、学生接触经典流于浅层等现象,“让李敖去读书,我们来读李敖”等专家“代读”大行其道^[36]。这些现象表面上为读者“松绑”,实际上偏离了原典,更好的切入方式应当是立足原典,由浅入深,先引起学生的兴趣,再逐渐切入,引导学生进行阶梯式阅读。“批判性阅读与写作”课程从图情交流圈的学术博客开始,以经典博文作为学生进入专业领域的窗口,让学生在阅读中初步了解相关内容和观点;其次为学生挑选学科大类下各个专业的经典论文,熟悉专业研究方法和写作范式,且给予学生自选其他人文社科经典阅读文本的权利,在扩展范围的同时兼顾学生兴趣;最后介绍和导读篇幅较长的图书类著作,感受经过历史检验的专业典范,理解学科核心使命与职责,阅读难度逐级提升,为学生留有缓冲空间,配合教师的讲解与课堂、课后交

流,经过一学期训练,尽管学生仍旧未能全盘吸收,但对专业经典文献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有所提高。

5.3 由读到写:写作反哺阅读

写作与阅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关系,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能为写作提供兴趣和素材,而写作也能反哺于阅读,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写作的过程也是消化、积累和反思文本内容的过程。在课程教学中,写作是强制性阅读的配套措施,也是检验阅读效果最好的方式。如果只有单方面的阅读输入,而缺乏写作输出,学生对阅读过的文本就难以留下印象,批判性思维也得不到锻炼。课程综合介绍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翻译的写法,要求学生对每一篇阅读过的经典文献进行文字讨论,并以小组为单位整理出讨论稿,以及个人期末读书大笔记的撰写、对专业经典文献的翻译,都是对阅读的二次深化,有助于重新整理经典文本的知识架构与内容。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一味地吸收,意识不到可能存在的“消化不良”等问题,既不清楚自己是否读懂,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学以致用,但在写作中这些问题就会原形毕露。写作既能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写作技巧,也有助于加深阅读理解和明确阅读状况,为下一次阅读提供帮助。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调查图情档类学生经典阅读的基本情况与行为习惯得知,学生们的阅读实践与其意愿是不匹配的,定量数据呈现的结果表明,当前,学生在经典阅读、深阅读方面尤其是专业经典阅读上的表现较为消极,难以满足大学生文化素质、专业素养和独立人格的培养要求,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更应该挖掘的是学生表面行为下的深层想法和其具体阅读动作中透露的信息,这才是改善现状的重要突破口。虽然存在电子产品的诱惑和学业的压力,但学生内心对经典仍然怀着向往之情,也渴望通过更深层次的阅读行为提升阅读水平,只是良好阅读氛围和专业阅读指导的缺失使他们望而却步,面对这种情况,将经典阅读纳入课程体系似乎是可行之策,再配以强制、渐进、专业的引导手段多管齐下,虽然很难定论一学期的教学效果有多立竿见影,但它切实引发了学生对经典文本尤其是专业经典阅读的思考,就如一位学生所说,“如果大有一门这样的课程,我相信学生大学四年都会受益”。

参考文献:

[1] 王姗姗,王余光. 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J]. 中国图书评论, 2004(6): 4-7.

[2] 翁铁慧,于海. 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43.

[3] 北京大学教务部. 北京大学课程表[EB/OL]. [2020-05-17]. <http://dean.pku.edu.cn/pkudean/course/kcbxs.php>.

[4]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模块与课程[EB/OL]. [2020-05-17]. http://gecc.fudan.edu.cn/PictureList.aspx?info_lb=20&flag=3&info_id=9.

[5] 张焱. 阅读经典现状堪忧经典如何吸引读屏时代的大学生[N]. 光明日报, 2019-08-20(9).

[6] 新时代上海大学生经典阅读指数报告发布[N]. 中华读书报, 2019-08-21(7).

[7] 中国青年网. 大学生阅读情况调查:超5成每天阅读不足1小时多用手机看书[EB/OL]. [2020-05-15]. http://edu.youth.cn/jyzx/jyxw/201804/t20180423_11604048.htm.

[8] 周宪. 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1): 143-163, 208.

[9] 黄晓斌,林晓燕,刘子明. 数字媒体对大学生阅读行为影响的调查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52(2): 53-56, 119.

[10] MIZRACHI D, SALAZ A M, KURBANOGU S, et al. Academic reading format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orldwide: a comparative survey analysis[J]. Plos One, 2018, 13(5): e0197444.

[11] RIOS A J, SECKER J. Choosing between print and electronic...or keeping both? Academic reading format international study (ARF-IS) UK report[EB/OL]. [2020-05-30]. <chrome-extension://cdonnmffkdaoajfknoeecmchibpmkmg/assets/pdf/web/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openaccess.city.ac.uk%2Fid%2Fprint%2F18297%2F1%2FARFIS%2520UK%2520Report%2520Final%2520Version.pdf>.

[12] PÁLSDÓTTIR Á.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inted and electronic study material perspectiv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9, 24(20): 1-17.

[13] PESUT D, ZIVKOVIC D. Students' academic reading format preferences in Croatia[J]. New library world, 2016, 117(5-6): 392-406.

[14] 肖鹏,潘燕桃,张久珍. 中国大陆大学生学术阅读载体偏好与行为研究:基于全球调查数据的比较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1): 62-75.

[15] KURATA K, ISHITA E, MIYATA Y, et al. Print or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and preferences in japan[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68(4): 884-894.

[16] LIU Z. Reading behavior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reading behavior over the past ten year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5, 61(6): 700-712.

[17] WANG S, BAI X. University students awareness, usage and attitude towards e-books: experi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16, 42: 247-258.

[18] 何琳,魏雅雯,茆意宏. 移动互联网用户阅读利用行为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4,58(17):23-30.

[19] NAUMANN J. A model of online reading engagement: linking engagement, navig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digital reading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3: 263-277.

[20] 张可,张敏. 学术阅读情景下大学生信息回避行为实证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8):83-89.

[21] 邓倩. 微时代研究生经典阅读现状及对策研究[J]. 出版科学, 2017,25(3):76-79.

[22] 张学军. 论大学生经典阅读[J]. 图书馆论坛,2009,29(5):31-33,41.

[23] 王荣. 当代大学生传统经典著作阅读现状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2015(2):95-98.

[24] 王丽丽. 经典教育研究与经典阅读推广[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4,32(6):24-27.

[25] 许亮,赵玥. 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实践与探讨——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为例[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2,32(3):41-43.

[26] 王余光,王媛. 高校图书馆设立经典阅览室与经典教育[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4,32(6):5-10.

[27] 刘云,高凡,杨勇,等. 嵌入式推广: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的有效路径——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8, 62(24):104-109.

[28] 任巨凤. 谈高校文献检索课推广经典阅读[J]. 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2014(11):111-113.

[29] 李雅. 论经典阅读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作用[J]. 高校图书馆工 作,2017,37(2):14-18.

[30] 华东师范大学新闻中心. 新时代上海大学生经典阅读指数报 告发布[EB/OL]. [2020-05-19]. <https://news.ecnu.edu.cn/c6/71/c1835a247409/page.htm>.

[31] 中国全民阅读网.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EB/ OL]. [2020-05-15]. <http://www.nationalreading.gov.cn/ReadBook/contents/6271/414891.shtml>.

[32] 刘雯,赵爱青,张智燕,等. 高校图书馆员专业阅读调查报告 [J]. 图书馆杂志,2012,31(6):48-52,78.

[33] 辰目. 论强制性和引导性阅读[J]. 出版发行研究,2005(2):1.

[34] 王慧秋,陈明华,孙志梅. 大学生毕业资格读书认证制度及其运 营——一种颇有创意的大学生阅读教育促进机制[J]. 图书馆 杂志,2008(11):43-45.

[35] 王新才,谢鑫. 阅读行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 动力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5(1):72-78.

[36] 张筠. 经典阅读现状的应对路径:回归原典[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57(13):44-48.

Researchon Preference and Behavior of Classic Reading:

A Case Study of Undergraduat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Zeng We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lassic reading of college students, reveals the reading preference and reading behavior of the stud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classic reading in universities. [Method/process] The paper us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surveyed the students of the crit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course i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 on the basis of classic reading, reading preferences, reading behavior and habits, and their recognition of the classic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n combined the students' work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Student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efer reading on paper, but they are addicted to digital reading in reality, they like to make marks in the reading process, and are afraid of reading behavior at deeper level such as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They have a low regard for the classic work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strengthening university students' classic reading include compulsory reading, step reading and writing.

Keywords: classic reading reading preference reading behavi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